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左傳事類始末卷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百一 經部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五　宋　章沖撰

定公

二年

邾莊公卞急而好潔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酒亡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

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爐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欲藏中潔故先車乘別爲便房蓋其遺命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長衞侯於盟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將會衞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

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

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黄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徳分之土田陪倍也敦厚也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雜帛綪茷赤大赤取染草名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

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湯沐邑）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國名）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唐之餘民九宗一姓）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

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

獻子謀之乃長衞侯於盟

鄭子大叔卒

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又扶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五年

魯陽虎之亂

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

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旣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冬十月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内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六年二月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

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陽虎强使孟懿子往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

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强爲之請以取入焉　七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　八年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

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圉人之壯者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

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説甲如公宫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公歛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九年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災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

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載蔥靈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八年

定公侵齊門于陽州

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魯始尚羔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衛叛晉

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秋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

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

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遂侵衛　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絶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

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及晉圍衛午

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弗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鋭師伐河内傳必數

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河内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

鄭駟歂用鄧析竹刑

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　九年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

無以勸能矣

十年

齊人歸鄆讙龜陰之田

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刼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

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弃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

讙龜陰之田

宋寵向魋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鬛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

誰與處冬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魋故也

十二年

衛公孟彄伐曹

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魯墮三都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

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劬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公圍成弗克

十三年

衛逐公叔氏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十四年

衛蒯聵輒爭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曰大子則禍

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哀二年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

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皐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

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十五年衛孔圉娶大子蒯聵之姊生悝

孔氏之竪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内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厠强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

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

欲與之伐公不果　十六年春蹣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出奔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

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劫公而強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衛侯爲虎幄於籍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劒而食大子

使韋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晉趙鞅使告於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夏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秋衛侯夢於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蒲郎）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

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般師出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邑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已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於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公入於戎州已氏初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髠之以爲呂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執般師以歸　十八年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二十五年五月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於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嗀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

於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爲夫人其弟期爲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不見先君乎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彌曰齊晉爭我

不可將適泠獮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以鈎越越有君乃適城鉏獮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公爲支離之卒因祝史揮以侵衛衛人病之懿子知之見子之請逐之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内五日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　二十六年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皐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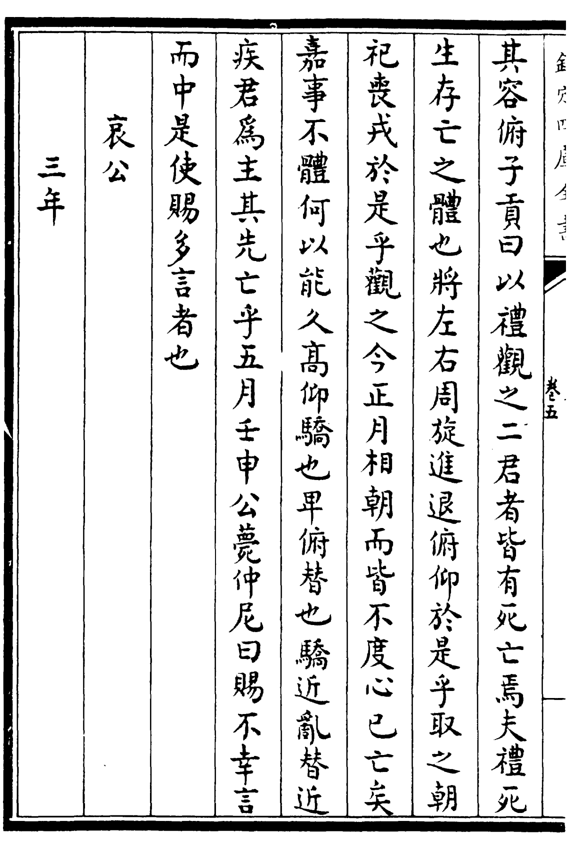
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皐如曰寡君之命納衛君而已文子致衆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衆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以城鉏與越人公曰期則爲此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衆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爲大子者遂卒於越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

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内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

十五年

邾隱公來朝

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



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公

三年

桓僖災

夏五月司鐸官名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

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季孫有疾命正常以後事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五年

齊陽生弑荼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

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六年齊陳乞僞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子蚤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國夏奔莒遂及高張

晏圉弦施来奔八月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於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

孺子如賴去鬻姒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八年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鮑牧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公子愬之公謂

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殺之

鄭駟秦富而侈

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

楚滅陳

吳伐陳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

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

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　九年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　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

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
聞楚爲不道荐伐呉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
之下吏無禄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絶世於良廢日
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於門是我
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
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
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
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

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於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内之

十七年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

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滅陳

七年

魯伐邾吳齊伐魯

夏公會吳于鄫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

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内豈不足成子以茅叛

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

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
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
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
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
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
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
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
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

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吴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聞之一夕三遷吴人行成乃盟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

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使如吴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吴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秋及齊平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吴吴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秋吴城邗寒溝通江淮冬吴子使来儆師伐齊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吴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齊人弑悼公

赴于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十一年春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泄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

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夏為郊戰
故公會吳子伐齊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
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
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
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
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
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使問弦多以琴曰
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

甲戌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人以獻于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　十二年公會吳于槖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

尋盟吳徵會於衛衛侯會吳于鄖　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黄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

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若不會祝宗將曰

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王欲伐宋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宋伐曹

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

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七年 八年春宋公將還曹人詬之公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九年

鄭圍宋取邑大敗晉卜救鄭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毎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盈水名也趙姓子水位也宋姓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

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坤上之需䷄乾下坎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商後今得帝乙之封故知宋吉帝乙紂父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十年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十一年

陳轅頗出奔鄭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腵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衛大叔疾出奔宋

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

於犨而爲之一宫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初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季孫用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

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十二年

昭夫人孟子卒

夏昭夫人孟子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十四年

西狩獲麟

春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

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陳常弒簡公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欲
爲子臣吾憚其爲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
我也使爲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
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
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
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成子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
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子我歸屬徒攻闈

與大門皆不勝乃出豊丘人執之殺諸郭闗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爲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蚤從鞅之言不及此甲午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

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宋桓魋之亂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

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與之乘
王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
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
命是聽請瑞馬以命其徒攻桓氏子頎騁而告桓司馬
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祇取死焉
向魋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向魋奔衛向巢
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
之祀辭曰臣之罪大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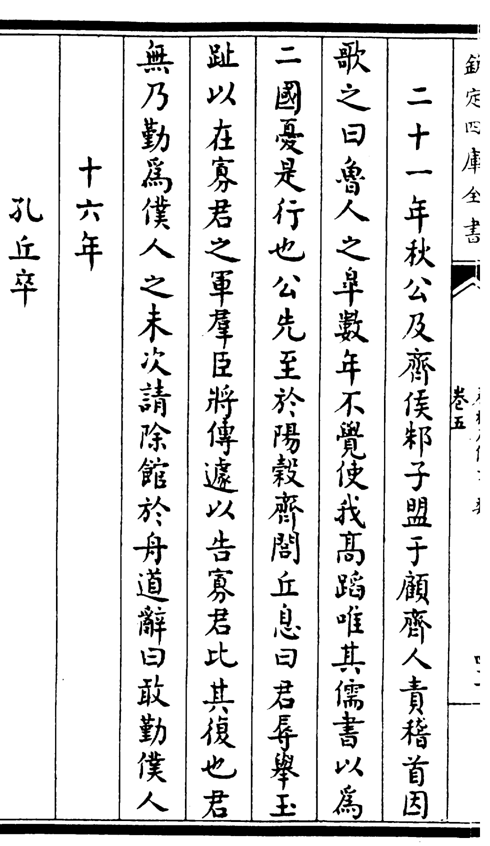
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于魯郭門之外葬諸丘輿

成叛

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氏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秋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内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十五年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

克遂㘈輸秋齊陳瓘如楚過衞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旣斵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蚤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

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　十七年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二十一年秋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於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十六年

孔丘卒

夏四月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

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楚白公之亂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

私邑邑人訴之鄭人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劒子期之子平

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泄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請以戰

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刼惠王子西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刼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倖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刼以兵子閭曰王孫

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欲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

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老於葉

十八年

楚公孫寧敗巴師

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及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二十一年

越人始來

夏五月越人始來　二十三年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三年

宋景曹卒

宋景曹卒元公夫人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

諸夫人之宰其可稱旌繁乎

晉伐齊

夏晉荀瑶伐齊高無丕率師禦之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瑶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顔庚　二十四年夏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

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二十四年

哀公如越

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

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爲太子國人始惡之閏月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年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七年公患三

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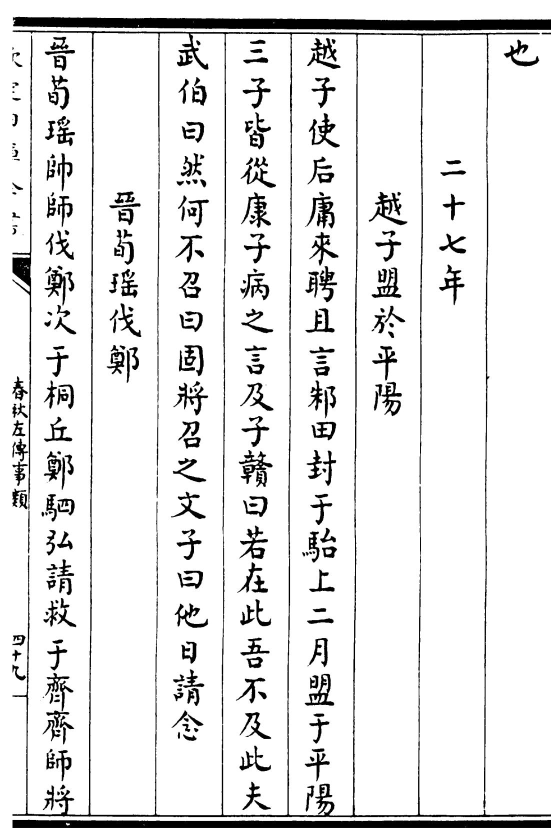
二十六年

宋立昭公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

馬於是皇緩爲右師皇非我爲大司馬皇懷爲司徒靈不緩爲左師樂茷爲司城樂朱鉏爲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於空澤卒於連中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爲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於大宮司城茷使

宣言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已爲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爲載書左師使徇於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



也

二十七年

越子盟於平陽

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盟于平陽

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

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晉荀瑶伐鄭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

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顔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瑶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瑶

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蚤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卷第五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附錄

宋　章沖撰

災異

日食三十有六　書既三　書朔書日二十六　書日不書朔七　書朔不書日一　不書朔與日二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莊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宣八年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十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定五年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十二年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地震五

文九年九月癸酉地震

襄十六年五月甲子地震

昭十九年五月已卯地震

二十三年八月乙未地震

哀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

星隕一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星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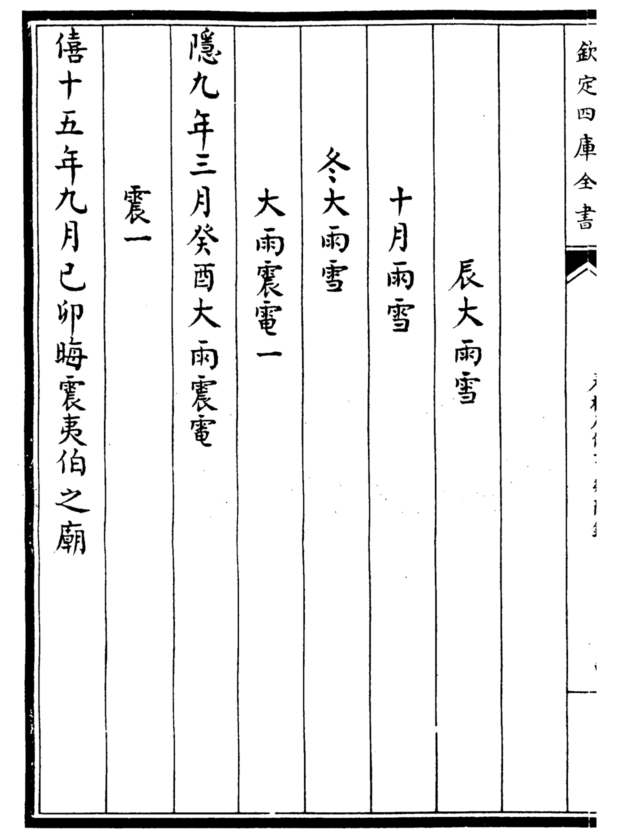
文十四年星孛入于北斗

昭十七年星孛于大辰

哀十三年星孛于東方

雨雹三

原缺



長大雨雪

十月雨雪

冬大雨雪

大雨震電一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震一

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隕霜不殺草

僖三十二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隕霜殺菽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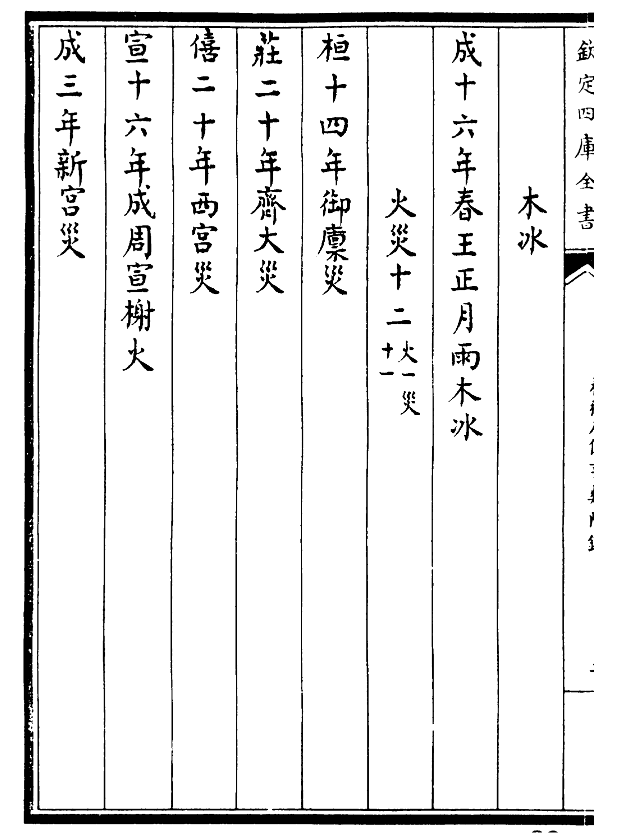
定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無冰三

桓十四年春無冰

成元年二月無冰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木冰

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火災十二（火一災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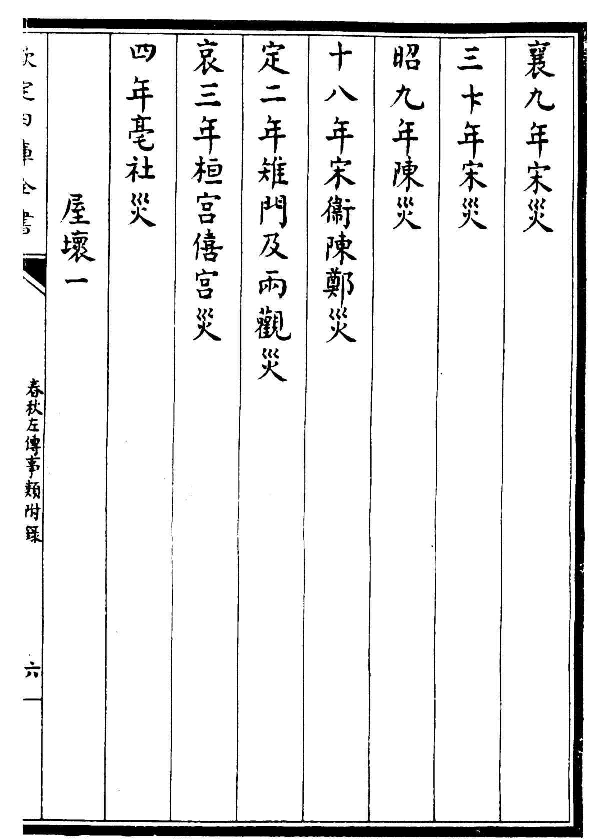
桓十四年御廪災

莊二十年齊大災

僖二十年西宮災

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

成三年新宮災



襄九年宋災

三十年宋災

昭九年陳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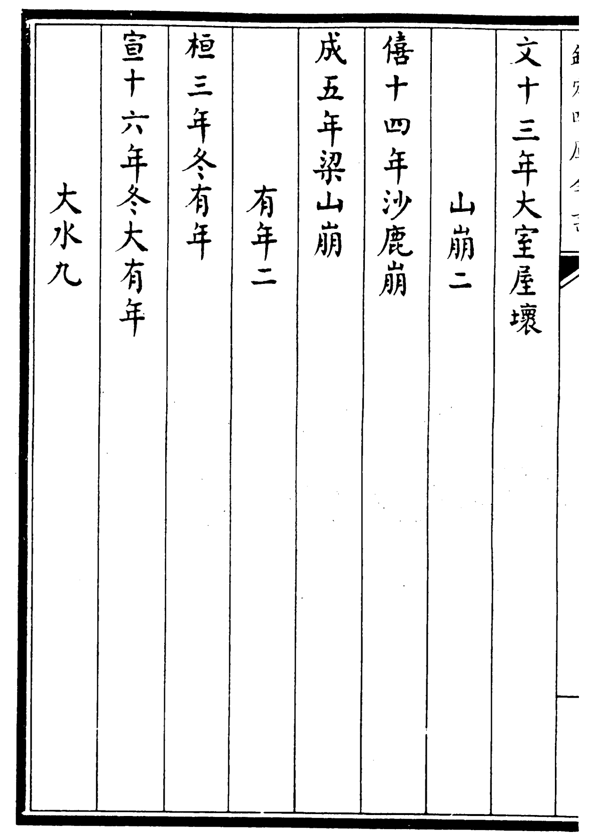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

哀三年桓宮僖宮災

四年亳社災

屋壞一



文十三年大室屋壞

山崩二

僖十四年沙鹿崩

成五年梁山崩

有年二

桓三年冬有年

宣十六年冬大有年

大水九

桓元年秋大水

十三年夏大水

莊七年秋大水

十一年秋宋大水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水

二十五年秋大水

僖十年秋大水

成五年秋大水

襄二十四年秋七月大水

不雨七

莊三十一年冬不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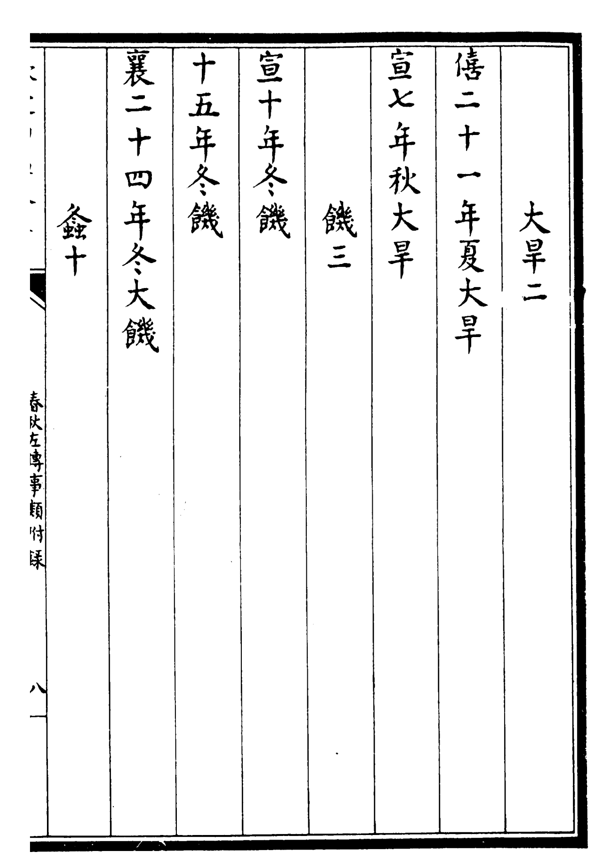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十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大旱二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

宣七年秋大旱

饑三

宣十年冬饑

十五年冬饑

襄二十四年冬大饑

螽十

桓五年秋螽

僖十五年秋八月螽

文八年冬十月螽

宣六年秋八月螽

十三年秋螽

十五年秋螽

襄七年八月螽

哀十二年十二月螽

十三年九月螽

十有二月螽

雨螽一

文三年秋雨螽于宋

蝝一

宣十五年冬蝝生

螟三

隱五年九月螟

八年九月螟

莊六年秋螟

蜚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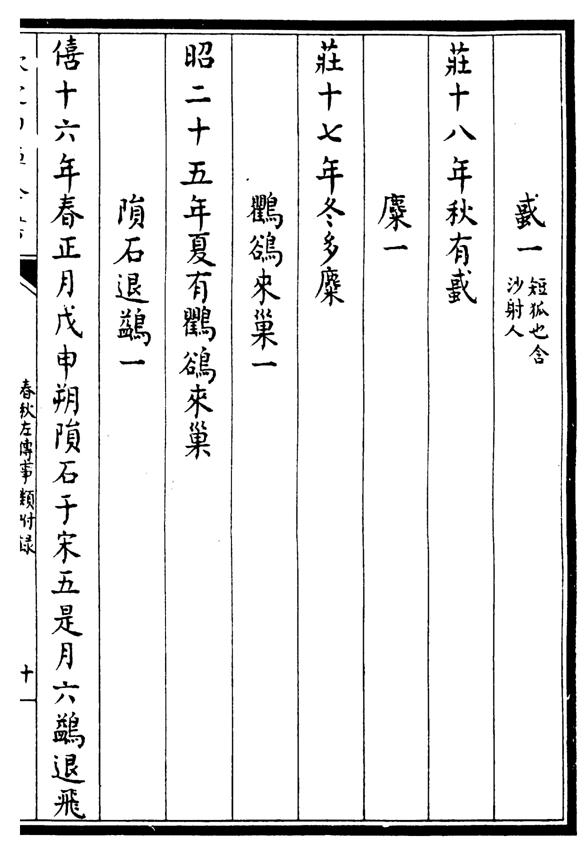
莊二十九年秋有蜚

無麥苗一

莊七年秋無麥苗

無麥禾一

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蜮一 短狐也含沙射人

莊十八年秋有蜮

麋一

莊十七年冬多麋

鸜鵒來巢一

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

隕石退鷁一

僖十六年春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

弑君二十六 稱臣以弑十七稱人以弑三稱國以弑四

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 十一年公薨 左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

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

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

閔二年公薨 左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

文元年楚商臣弑其君頵

十四年齊商人弑其君舍

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

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

冬莒弑其君庶其

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四年鄭歸生弑其君夷

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

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

二十六年衛甯喜弑其君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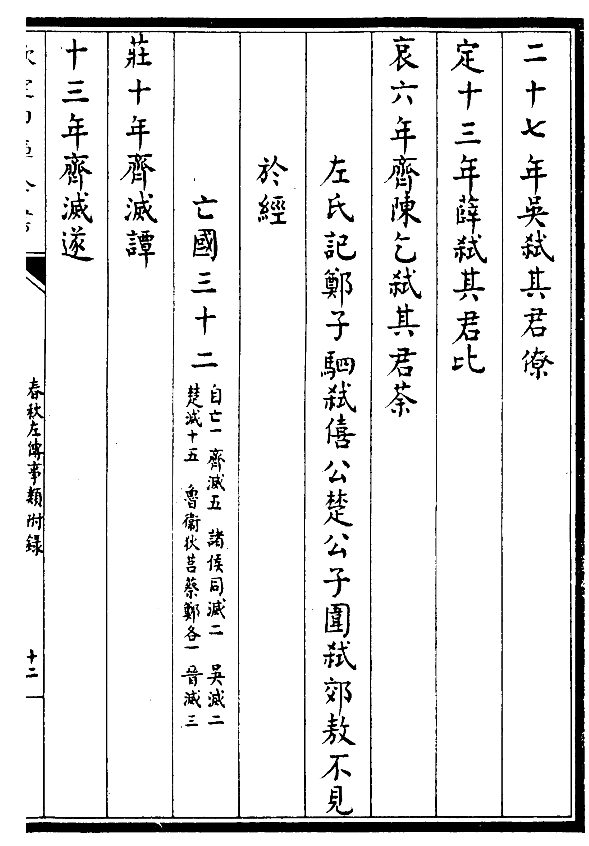
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

三十年蔡般弑其君固

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

十九年許止弑其君買



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

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

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氏記鄭子駟弑僖公楚公子圍弑郟敖不見於經

亡國三十二自亡二 齊滅五 諸侯同滅二 吳滅二 楚滅十五 魯衛狄莒蔡鄭各一 晉滅三

莊十年齊滅譚

十三年齊滅遂

僖五年楚滅弦

十年狄滅温

十二年楚滅黄

十七年滅項

十九年梁亡

二十五年衛滅邢

二十六年楚滅夔

文四年楚滅江

五年楚滅六

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宣八年楚滅舒蓼

十二年楚滅蕭

十五年晉滅潞

十六年晉滅赤狄甲氏留吁

成十七年楚滅舒庸

襄六年莒滅鄫　十二月齊滅萊

十年諸侯滅偪陽

二十五年楚滅舒鳩

昭四年楚滅賴

八年楚滅陳十三年封

十一年楚滅蔡十三年封

十三年吳滅州來

十七年晉滅陸渾戎

二十四年吳滅巢

三十年吳滅徐

定四年蔡滅沈

六年鄭滅許哀元年許男成復見經

十四年楚滅頓

十五年楚滅胡

左氏記滅而經不書及書入書取者凡十六國

莊十四年楚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

耿滅霍滅魏二年狄滅衛書入僖五年晉滅虢滅

虞（書執虞公）三十三年秦滅滑（書入）文五年楚滅蓼宣九年取根牟成六年取鄟襄十三年取邿昭十二年晉滅肥定五年楚滅唐哀八年宋滅曹（書入）

力役

宮室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廄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成六年二月立武宮

定元年立煬宮

二年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城築城一十八外城三內城二十五築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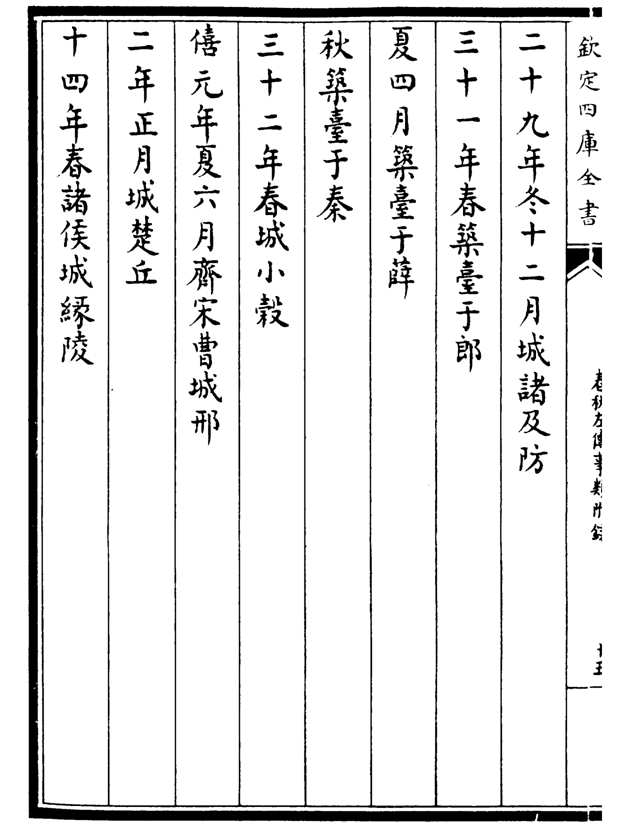
隱七年夏城中丘

九年夏城郎

桓五年夏城祝丘

十六年冬城向

莊二十八年冬築郿



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城諸及防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築臺于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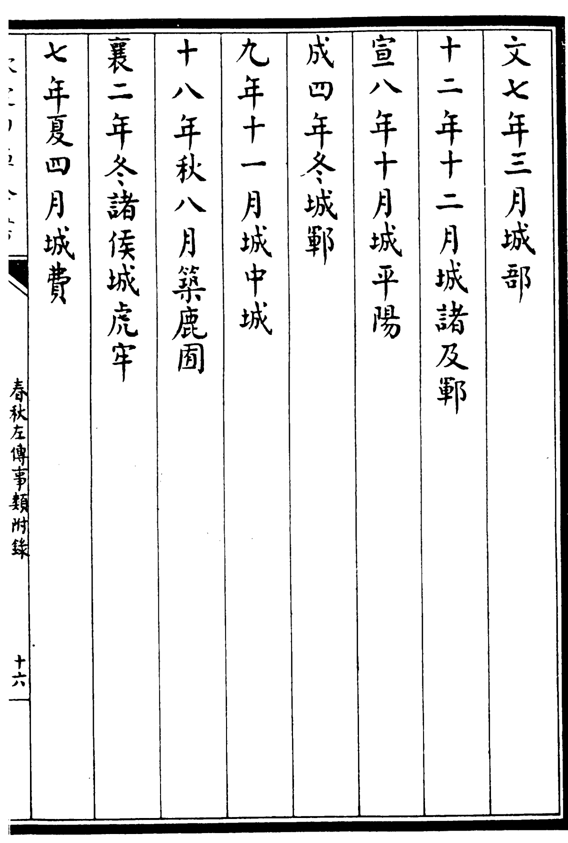
秋築臺于秦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僖元年夏六月齊宋曹城邢

二年正月城楚丘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文七年三月城郚

十二年十二月城諸及鄆

宣八年十月城平陽

成四年冬城鄆

九年十一月城中城

十八年秋八月築鹿囿

襄二年冬諸侯城虎牢

七年夏四月城費

十三年冬城防

十五年夏城成郛

十九年冬城西郛　城武城

昭九年冬築郎囿

三十二年冬諸侯城成周

定六年冬城中城

十四年秋城莒父及霄

十五年冬城漆

哀三年夏五月城啓陽

四年夏城西郛

五年春城毗

六年春城邾瑕

左氏記隱元年夏城郎冬新作南門不書於經

時政

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於所賞之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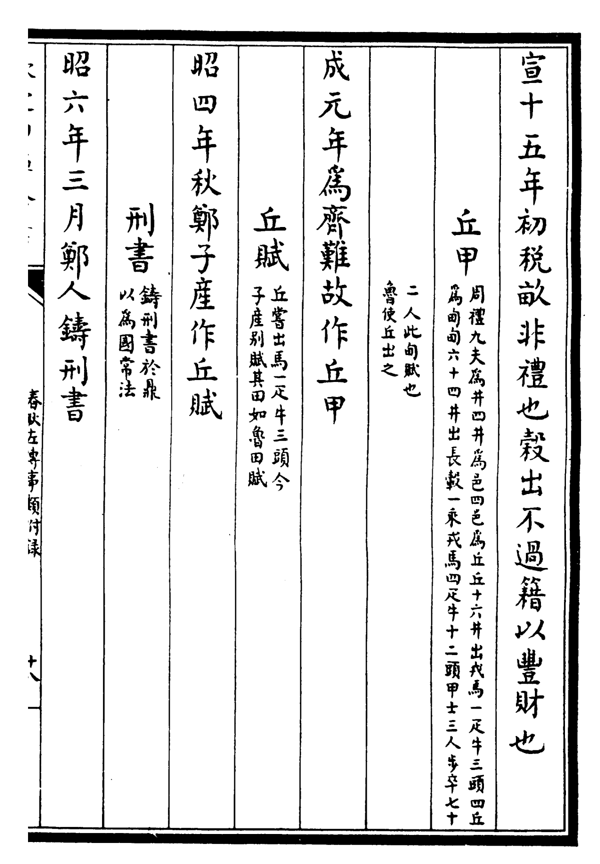
僖十五年秦晉戰於韓秦獲晉侯穆公許晉平晉侯使

郤乞告瑕呂飴甥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晉於是乎作爰田

州兵　五黨爲州使州長各繕兵

同上呂飴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

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宣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籍以豐財也

丘甲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疋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賦也魯使丘出之

成元年爲齊難故作丘甲

丘賦 丘嘗出馬一疋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田賦

昭四年秋鄭子產作丘賦

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爲國常法

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

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濵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

竹刑 析改鄭刑書私造憲法書之竹簡故名竹刑

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田賦 丘賦之法曰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與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哀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

陳名

魚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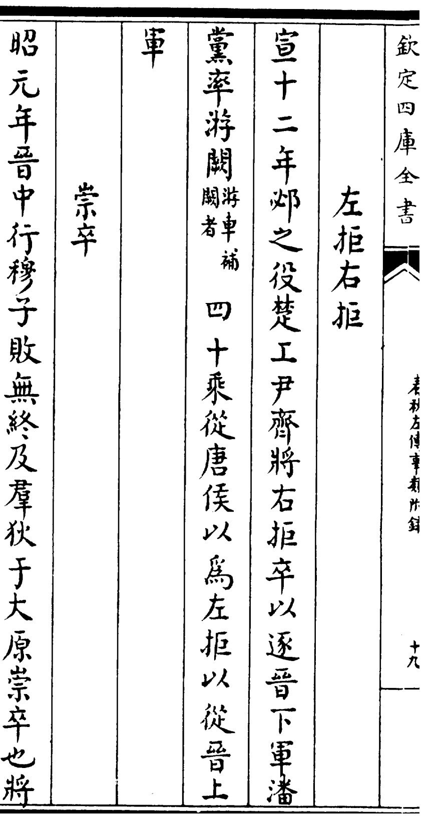
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爲右拒（拒方陳）祭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車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缺漏也此魚麗陳法）

荆尸

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武王更爲楚陳兵之法孑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

左盂右盂（盂田獵陳名）

文十年楚子將伐宋宋公逆之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



左拒右拒

宣十二年邲之役楚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晉下軍潘黨率游闕（游車補闕者）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晉上軍

崇卒

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爲五

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

鵝鸛

昭二十一年諸侯救宋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鵝

左右句卒

哀十七年越子伐吴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鉤伍相著别爲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吴分師御之越子以三

軍濳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大敗之

支離之卒

哀二十五年衛出公爲支離之卒以侵衛

器物

蝥弧 旗　皐比 虎皮　金僕姑 矢　經皇 冢前闕

鞶鑑 帶以鑑爲飾　丁寧 鉦　笠轂 兵車無蓋尊者則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

軘車 兵車　窒皇 寢門闕　佐車 副車　紀甗 玉甑

賦輿 兵車　巢車 車上有櫓　跗注 戎服　頌琴 送終雅琴

畚挶 簣籠土舉　旌夏 大旌　廣車 兵車　彝器 鐘鼎

宗器 鐘磬　武軍 營壁　大蔡 龜　寢戈 親近兵仗

長轂 兵車　大屈 弓　靈姑銔 旗　復陶 羽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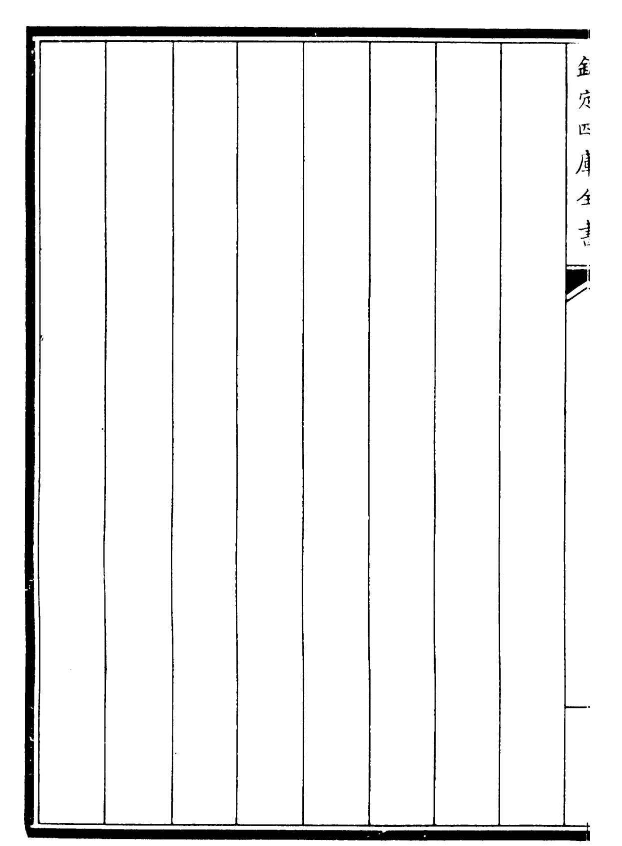
餘皇 舟　無射 鐘　楄柎 棺中笭牀　僂句 龜

啓服 馬　龍輔 玉　肅爽 馬　繁弱 弓

少帛 雜帛　大呂 鐘　闕鞏 甲　沽洗 鐘

昭兆 龜　羽毛 旌　蒽靈 輜車　屬辟 棺重數

大器 鐘鼎　屬鏤 劔　衷甸 一轅卿車



列國興廢

周自后稷凡二十七世至幽王四十九年己未入春秋至敬王三十九年庚申歷十三王春秋終自後傳九王又分爲東西凡二百二十六年秦併之

魯自周公凡十五世至隱公元年入春秋至哀公十四年歷十二君春秋終自後傳八君凡二百年楚滅之

齊自太公凡十三世至僖公九年入春秋至簡公四年歷十四君春秋終自後傳三君凡九十五年爲田氏田

氏自傳七世凡百七十一年而秦滅之比諸國最後亡

晉自叔虞成王封之凡十三世至鄂侯二年入春秋至定公三十一年歷十八君四世後曲沃武公入併晉春秋終自後傳六君凡一百五年魏韓趙滅之三國韓先亡趙次之魏又次之

秦自秦仲宣王使爲大夫始大其孫襄公始爲諸侯凡四世至文公四十四年入春秋至悼公十年歷十五君春秋終自後傳十五君凡二百六十六年而始皇併天下二十六年併天下自秦仲至此六百二十五年

楚自熊繹成王時封凡十八世至武王十九年入春秋至惠

王八年歷十三君春秋終自後傳十二君凡二百五十

八年秦滅之宋自微子(武王封之朝鮮成王命代商後)凡十四世至穆公七

年入春秋至景公三十六年歷十三君春秋終自後傳

六君凡百九十七年齊魏楚滅之

衛自康叔(成王封之)凡十二世至桓公十三年入春秋至出

公十二年歷十五君春秋終自後傳十四君降稱侯又

降稱君凡二百六十三年秦併之雖後齊亡而微甚矣

陳自胡公滿(武王封之)凡十二世至桓公二十三年入春

秋至緡公二十一年歷十二君春秋終自後三年而楚滅之

蔡自蔡叔武王時封凡十一世至宣侯二十八年入春秋至成侯十年歷十二君春秋終自後傳三君凡三十四年楚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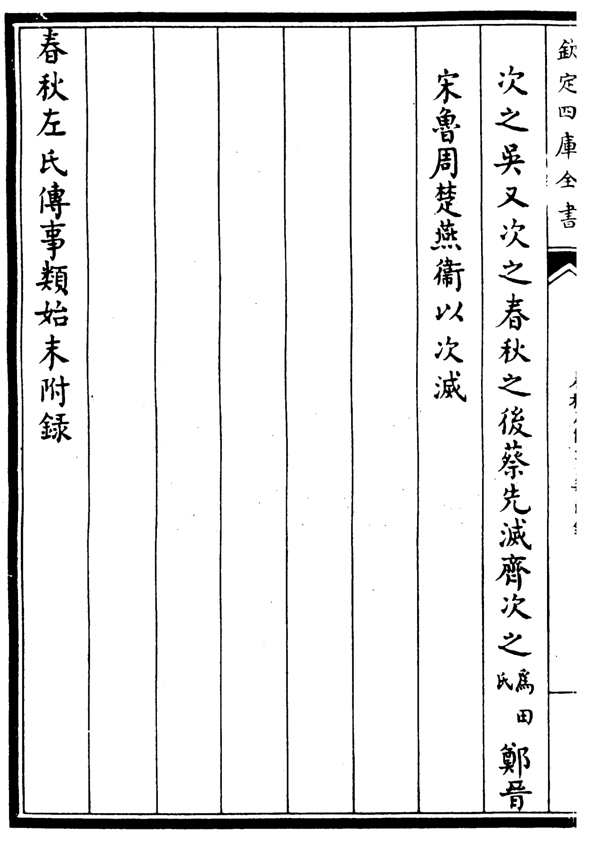
曹自振鐸武王時封凡十一世至桓公三十五年入春秋至伯陽十五年歷十五君先春秋六年宋滅之

鄭自桓公友宣王時封凡三世至莊公二十二年入春秋至

聲公二十年歷十六君春秋終自後傳五君凡一百四年韓滅之燕自召公與周呂皆武王所封凡十四世至穆侯七年入春秋至獻公十二年歷十七君春秋終自後傳十三君凡二百五十九年秦滅之

吳自大伯凡十九世至壽夢二年始見於經至魯哀公二十二年歷七君夫差滅

春秋諸侯名字可知者百七十餘國不可盡考此皆大國不可不知其始末也諸國吳最後興曹先滅陳



次之吳又次之春秋之後蔡先滅齊次之（爲田氏）鄭晉

宋魯周楚燕衛以次滅

春秋左氏傳事類始末附録

